



劉袁呂列傳第六十五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五

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王

後也

恭王景帝子名餘

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

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  
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

伯鎮安方夏請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  
為交趾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郝  
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  
列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  
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為大僕  
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  
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  
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  
縣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殺

郝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竹

及維屬廣漢郡馬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

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

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

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綿

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

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

以為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劉成

多下一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

殺使者曾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  
 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佗事殺州中  
 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士民皆怨初平二  
 年獫為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  
 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  
 餘乘重輜焉四子範為左中即將誕治書御  
 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並從獻帝在長安  
 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  
 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

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

謂蜀為叟孔安國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

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

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說文曰列

大吏趙贇等貪璋温仁立為刺史詔書因以

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贇為征東中郎

將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贇

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

州雲安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

胸

悉收以為衆名曰東列兵璋性柔寬無威略  
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  
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  
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列中大姓建安五  
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  
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  
進攻韙於江列斬之江列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  
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  
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

困當作因

故以羲為巴郡太守魯困襲取之遂雄於巴  
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荆列璋乃遣使致敬  
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  
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  
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  
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  
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  
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璋主簿  
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  
先主取益州諸將望風景附

正文自通鑑  
作統明註天  
統即統之誤

權閉城堅守須璋誓服乃詣先主主稱尊號  
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  
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  
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  
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  
日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  
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  
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  
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  
劉備有梟名梟即今  
為幸何古人之可恭  
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  
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  
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  
馳至涪城涪城故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

蜀志曰是歲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  
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  
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  
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耆舊傳曰張肅  
有威儀容貌甚偉松  
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  
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揚備深器之白  
公辟松不納備以公所撰兵書示松勅諸關  
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闍誦以此異之勅諸關  
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  
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  
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  
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

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

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歸其財寶

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翁佩

荆州璋為益州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

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

山中山在今益州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

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

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

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

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

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諸祭酒各起義舍於

路同之亭傳傳音陟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

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

三原原免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

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

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

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

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茲

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令茲

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

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  
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  
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  
於療病小人皆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  
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  
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  
自隱有少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  
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  
不奉也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即將領  
漢寧太守 袁宏書建安二 通其貢獻韓遂馬  
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  
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閻  
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

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

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為禍

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

之至陽平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

欲舉漢中降其餘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固

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 操破衛斬之魯聞陽

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

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

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



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  
銳非有惡意遂封臧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  
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  
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閬中屬巴郡今  
隆州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閬圍  
等皆為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  
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庶乎見  
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夫地  
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行則僭奢之情用行饒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

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

介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

吁哉揚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豺而戰

###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

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

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

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

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

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其曆曰孫堅至南陽

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

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

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

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

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斬之

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

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

入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劉放曰按

蓋舊本有以以字為還者後遂用存而傳寫

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

云未及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

還也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

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

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

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群豎不從吾而從

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

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

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

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

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  
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  
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  
徐州伯李催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以左  
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  
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  
百姓患之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  
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又以  
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

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遂有僭逆之謀又聞

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

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

署有井每旦有五色彩從井中出使人浚井

得漢國玉璽其文曰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群下因謂

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表

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百姓所歸欲應天順

湯湯子逢並為司空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闞象進曰昔

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

服事殷國語曰右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奔世克昌奔猶重也

詩云丕顯弈代又曰克昌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

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

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

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逶遲秦失其政漢接而用

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

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

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

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

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歆之孫也術不悅自孫堅死

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楊列刺史劉繇破

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

子播越左傳曰王子朝云茲不穀辰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宮

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

音片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宜

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

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

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

兵也劉繇玄德爭盟劉備是以未獲從命橐弓

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

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

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

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

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

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

小脅於彊臣異放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

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天下雖未被其恩

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爽之美率土所

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九五代為

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

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

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吁慎可

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駁難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

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

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九江太守為

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

號告呂布并為子娉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

許在術大怒遣其將張勳僑黠攻布大敗而

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

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

僑黠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

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操擊破斬黠而

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

荒士民凍餒江淮閒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

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

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

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

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

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竒而天性

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偽號滂侈滋甚媵御數

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楊

刑表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私焉甚愛幸諸婦  
妬其寵結之日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  
泣憂愁必長見敬重焉氏以爲然後見術輒  
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  
殺之懸之則梁術誠以爲不自下饑困莫之  
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歛焉

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

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瀟山瀟縣之山也瀟今壽

州霍山縣瀟音潛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

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

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

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疆者兼之耳袁

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列青冀幽并

人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

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

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

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徵之不得過

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牀而歎曰簣第

也謂無茵蒂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

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勲魏志曰勲字子

祖有舊爲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

其官也 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

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

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

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生

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

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自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

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劉放曰按文

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以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

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

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尉

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

侯卓自知凶怨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

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

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



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  
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時  
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  
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  
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  
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  
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  
溫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  
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

故合作於

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  
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  
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放河內時李傕等購  
募求布急揚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  
與卿別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  
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  
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  
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壘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與其健將成廉魏越  
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  
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  
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  
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  
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布疑其圖  
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  
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  
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  
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

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  
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  
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  
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  
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曲略曰陳  
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  
乃從呂布為布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  
桀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陳留地  
受敵故謂之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

四戰之地也

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

陳留地

受制不以鄙乎今列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官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閒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

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恥功一也

董卓殺隗及術兄弟等男女三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

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

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

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疆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劉放曰注刺史東之郡按

刺史不當言將軍伐之今術復明目於邈邈郡蓋是部字

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

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患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己害，為子求婚。布

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載於營門。布縵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

記曰為戰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  
注云接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  
戰傍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

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  
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  
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  
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  
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  
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  
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

諫者勸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  
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  
二博棊加九鷄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  
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  
子置下加鷄子其上左右懼息靈公曰危哉  
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  
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  
兵公乃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  
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  
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  
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  
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

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

子野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

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

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

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

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

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

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

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

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

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

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

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

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

卒合之師耳卒音七謀無素定素舊不能相

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曰

寒泉子曰燕秦欺弊邑欲以一入人之知反覆

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

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  
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  
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  
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  
之暹奉大害遂共擊勲等於下邳大破之生  
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  
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  
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  
英雄記曰順為人  
不飲酒不受饋  
所將七百  
餘兵號為千人  
名陷陣營布  
後踈順奪順所

將兵亦無  
恨意也

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

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

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

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

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

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

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二年布遂

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

侯惇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  
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

傳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頰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內，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諸將莫之比。此下邳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逾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

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術亦不能救。曹操漸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使人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



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

陳宮高頌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

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

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

門也劉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

陳宮於此○劉放曰注下邳有三重大城之

門按文多之門二字緣下兵圍之急令左右

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

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

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

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

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

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

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

領之杜預注左傳曰領布目備曰大耳兒最

叵信蜀志曰備顧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

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劉放曰按宮指布曰

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

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

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

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

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

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未何量也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

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漢平帝時

不百即公不其呂林事丁亥劉重太始光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張鼎校正

坐土室海成新真融縣非急置不何一言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范曄後漢書七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

矣人之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

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

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五

人沒入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

琅璫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身衣大練

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

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

後漢書卷六十六

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  
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  
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  
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  
上下數引公卿即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  
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  
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  
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  
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

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

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

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

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

郎朝廷疎懷爭為苛刻唯意獨所以中興之

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

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

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大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並以仁信

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

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顯也斯皆可以感物而

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

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

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

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

迹以為循吏篇云

###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

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列

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

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

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馳下車修庠

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閒邦俗從化先是

舍涯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舍涯故城在今廣州

縣東涇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

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粗去郡遠

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

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

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  
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  
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他  
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  
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  
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  
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  
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  
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却引身賜食於前勅以  
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

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居二歲載病

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

家南陽茨克代颯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

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  
還枯迎鄉里號之曰一馬物車茨子河也

亦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

伐桑柘鄭玄注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云愛蚕食也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

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屨亦  
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歲寒時並多剖裂

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  
守茨克教人種桑蚕人得其利至今  
江南頗知桑蚕織屨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躡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也壯少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

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

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

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

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吳有龍丘萇者隱居

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東

有九石特秀色丹崖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窓牖中有石牀可寢處志不

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掾吏白請召之

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萋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萋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躬獵為業不

知牛耕

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民

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

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

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

適音丁歷反

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

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

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

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

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

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徵  
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  
卒復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  
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王  
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  
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  
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  
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  
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

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  
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  
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姓其子第  
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  
者五六人緝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  
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  
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  
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  
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



要害黃石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

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

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自

掾吏子孫○劉欽日案吏當皆令詣學受業

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

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

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

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

至太常

###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也誦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

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

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

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金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

也子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

焉父闕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

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

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闕與郡決曹

塢字書無  
之忍塢之  
誤

史揚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閔獨讓  
爵帝竒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闢眾  
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  
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  
謁者王良共修作浚儀渠良用景塢流法水  
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  
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汎上言河決積久日月  
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  
温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  
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

滎但入河內而已脩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脩堤防  
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  
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閒武帝入庶  
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  
即擁塞瓠子隄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  
泗至元封二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  
年塞之也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  
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  
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

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

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兵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

地勢，鑿山阜，破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砥績，功之慶也。或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

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洩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洩，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

以百億計。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

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負吏如西京舊制。十三

日成帝時，河堤大壞，流溢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景由是知名。王、吳及中興以二府掾屬為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

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

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

河堤謁者，賜車馬，繡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

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劉攽曰案文少一賦字

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

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

情疑惑會時有神雀章帝時有神雀鳳皇

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

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

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

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

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

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

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

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

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

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

若皇帝青前書藝文志堪輿堪輿日相之屬金匱十四卷許慎

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適於事用者集為

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傳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  
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  
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  
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  
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  
門侯續漢志城門侯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  
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  
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  
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涖曰注城  
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十五年拜騎都尉副  
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

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

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  
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  
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  
兄弟夫婦也有  
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  
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  
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  
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  
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

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皇騏驎嘉禾耳露之瑞集其郡境肅  
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  
和二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郾人也郾縣故城在今梓州郾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

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

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

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  
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  
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  
而巴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列舉茂才除温令  
縣多姦猾積為入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  
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  
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二年遷兗州刺史  
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  
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

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實猛之宜其寬

嫌又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

盡情詐厭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詐譎

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神也元興

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

相與賦歛致奠醑以千數醑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酢也渙

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吏問

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鈔掠也

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

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

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李

自益列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

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于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寃清身苦體宿夜勞動化

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

放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

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

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

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入為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

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  
帝書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

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

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

正早夫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介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

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

渙秉清脩之節踏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

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

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

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盡心奉公務在惠

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

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

為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

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

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

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

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

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

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十

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



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

左傳天

晉文侯曰糾逃王慝杜預注云逃遠也剔與逃通

一歲斷獄不過數

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 許荆傳

許荆字少張

謝承書曰荆字少張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

下會稽陽羨人也

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

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

### 之道

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

第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

子之私也子不私也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

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於是共

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

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

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

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

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

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為郡吏  
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  
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  
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  
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  
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  
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  
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  
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

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  
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  
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  
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邠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  
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  
馘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

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  
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  
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  
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  
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  
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  
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  
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  
致旱于公一言甘澤特降解見霍宜戮訟者

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  
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  
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  
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  
常通商販賀糴糧食賀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  
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  
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  
也甚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

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  
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舩夜遁去隱  
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  
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  
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悅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表  
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  
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  
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  
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

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  
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  
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  
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  
容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  
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  
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然  
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  
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  
也新序云晉平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  
公餘並同也我有  
好爵吾與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顧命曰  
爾縻之事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寺藏九廟之

王鎮大實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久

器藏焉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

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為

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前

鄒陽曰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左右為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

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

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

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

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闕腦乃播

化見韓詩外傳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未詳本傳其本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

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

文文謂道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

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列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閒鄰縣

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

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爭欲

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太

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入順帝璽書  
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  
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  
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  
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遠未得仕進遂絕  
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  
叔遠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

稍遷雍立令以禮讓化之

○劉放曰化之按  
文之字當作人

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氏有爭訟矩常引

之於前提耳訓告

毛詩曰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

以為忿恚

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  
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  
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  
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  
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  
時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

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  
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  
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  
司徒种暘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  
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  
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  
諡曰余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  
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  
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  
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

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順  
辭  
不忤旨默諫  
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  
骨卒於家

###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  
悼惠王肥  
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  
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  
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  
縣名屬  
濟南  
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

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

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

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

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

一户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

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日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劉放

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頗為官吏所

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龙雜也老

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閒出若邪在今越列人會稽縣東南也

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

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

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

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入選一大錢受之轉

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以



陰霧愆陽免頌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  
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  
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  
卿相而准約省素○劉放曰案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家無  
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  
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  
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分方官至山陽太  
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  
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  
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弘曰若

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董  
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阜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  
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  
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  
平中繇為楊列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  
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  
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  
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生下他本有性字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

續漢志考城故

苗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

少為書生淳默鄉里

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

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

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

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

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

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

過舍廬落整頓

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為落也

耕耘以時

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

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

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

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

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

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

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

士也○劉放曰注言元覽呼元誚責元案文多元元字

鄉邑為之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所生

鳴臬也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

入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

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日見無禮於君

者誅之如鷹鷂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

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渙特

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

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也卒終覽入

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

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

獨竒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京

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

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

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

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

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居也論語日子之宴居必以禮

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

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

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

知名妻于...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儻恢作種也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

故城在今密列莒縣東北也

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

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

列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

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

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

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

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

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

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

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

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

為貴虎狼當食六畜

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

而

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

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

寬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  
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  
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  
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  
仕皆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  
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孝廉將喪棄官  
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

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喞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衡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烹鮮老子曰

者若烹推忠以及眾瘦自蠲推忠恕以及於小鮮也除一夫得情千室鳴絃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

之情則其下鳴絃而安樂也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擘

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

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贖可不及之整理

未必愧也吾雖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

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可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

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

例為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

今所以稱情狂言也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張粲王鰲叟校正

今所以稱情狂言也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張粲王鰲叟校正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范曄後漢書七十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

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且

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故臨民之職專事

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後聞奏也肆情剛

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竊成爲濟南

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

與結 驩 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

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 至於

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

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 故乃積骸滿穿漂

血十里 穿阮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

方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雜舉

長安中輕薄少年惡于無市藉商販作務而

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

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温舒為河內太守捕

郡中豪猾論報 致温舒有虎冠之吏 王温舒

流血十餘里也 若其揣挫彊勢摧勒公卿

屠伯之名豈虛也哉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

南號曰屠伯言若 若其揣挫彊勢摧勒公卿

屠人之殺六畜也 若其揣挫彊勢摧勒公卿

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 前書濟南矚氏

豪猾二千石英能制邳都為濟南守至則誅

矚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

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

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

莫

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

天下 爾雅曰兩壻 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

相諱曰婭

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入篇

劉淑李膺等傳也

###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常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

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

劇縣之獄

使門下書

佐水丘岑盡殺之

姓水丘名岑也

青州以其多濫奏

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

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

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

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驕騎持原宣

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

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

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



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  
書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  
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  
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宣喜等聞懼即時降  
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  
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  
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  
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  
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

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  
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  
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  
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  
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  
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滅亡  
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  
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  
謝承書曰勅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  
覆杯食執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

食不收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

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

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在縣

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

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

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

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

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

字亦有無者按茂自有傳也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

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

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

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饋也說文日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

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

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

馬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盜賊清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

吏人畏之數年遷楊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

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

故城在今洛州隗躡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擘

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

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

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

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

子天所富勤力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

啞過常故以喻也諸不入冀府寺冀天水大

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

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擘

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

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弟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

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經明教授歷州郡吏

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

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

也縣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

也縣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

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  
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劔被羽衣緝鳥羽以

書樂大為五利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

飲有頃手劔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

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

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

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

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而據

營陵城營陵縣屬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

之掾吏止章○劉放曰案曰二千石行不得

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

之重不宜章按劔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

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

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

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

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入田不

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

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  
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  
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  
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  
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  
城在今博平收考姦滅無出獄者以威名遷  
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  
辭案條教今為列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  
案瀆也

吮當作坑

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  
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  
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  
給劉放曰按塹非築所成當肅宗聞而憐  
作塹築為垣墻塹為吮塹也乃晨取死人斷  
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乃晨取死人斷  
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  
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  
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門者對唯有廷掾

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外頗有

疑令與死入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

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

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

問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

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

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踖京師肅清皇后

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

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

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

詣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

日貫出貫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

戚然苛慘失中也慘虐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

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

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

史內領侍御史糾察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

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紆

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

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  
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  
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  
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  
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在氏傳  
父稱臧文仲教行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  
父事君之辭也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  
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  
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

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爍火雖微卒

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爍履霜有漸可

不懲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宜尋呂產專竊之

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永惟王莽篡

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

歸國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

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

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傳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

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

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

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

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

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

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

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

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悖亂也百姓侵冤及

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

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

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奸皆

奔走它境初昌為列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

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

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

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

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

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



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昌乃出足示

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

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起大舍高樓臨道

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

遂勅叔付獄案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

遷潁川太守劉放曰案永和五年徵拜將

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六

夫卒於官一入曾對新詩昌之入

昌陽球傳昌之入昌之入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

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

好申韓之學部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

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

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義處斷常為臺

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

舉收繫舉禽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

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

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

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諾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

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翽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

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

盈簡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

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

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日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

式銳反楚詞曰濟江海是以有識掩口天下

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  
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  
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宜明  
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  
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  
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  
安得容乎光和二午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  
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

登袁赦封扇扇音吐 盍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

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  
罪合誅滅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  
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  
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  
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  
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  
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

蕪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  
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  
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  
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  
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  
皆各緘滕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  
國注尚書曰滕緘也  
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  
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枚或也音  
亡粉反我  
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

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  
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  
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  
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  
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  
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  
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  
宜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  
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

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劭與球議收案  
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劭等語已見陳  
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未及  
因宋王吉傳曰王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  
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  
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  
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  
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

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  
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  
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  
縣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  
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  
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怨惴懼也音  
之瑞反莫  
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厖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  
生敦厖和同以聽  
杜預注云敦  
厖厚大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

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  
 蒙中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黥者以墨蒙其  
 鬢處而畫之犯宮者雜髮犯贖者以墨蒙其  
 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世偷薄左傳  
 向日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未上下相  
 代也偷苟且也李或作渝渝變也左傳  
 蒙左傳介子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德義不  
 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  
 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  
 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  
 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  
 譽誼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

尚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孔安故嚴君蚩

國注云斷斷猶然專一之臣也

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潁川太守以寬恕為

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皇屢集上下詔稱

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

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

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

此蝗豈鳳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

皇食邪人笑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  
 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袁安未嘗鞠人  
 減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而猾惡自  
 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

行興辟法也音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左傳

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苟免者威隙

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君子產卒仲尼

也愛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

乎也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子曰大道廢有

信之薄而斯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曾子曰

亂之始散又矣如得其情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

則哀矜而勿喜也人焉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

化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未暴雖勝崇

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為國

本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酷暴為政化之

未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略也劉放

曰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王師道校正





